

怀念杨苡先生,80岁之后的每一年都是宴会

□李辉



巴金八十岁生日时,杨苡、赵瑞麟、黄裳、王辛笛、赵衢前去拜寿

杨苡先生于2023年1月27日晚与世长辞,享年104岁。想起有一年整理书架,意外找到1988年南京出版社的《秦淮恋》,俞平伯先生题写书名,并为此书写序。翻开书,竟然发现书中夹着杨苡先生翻译的一篇散文《生命始于80岁》打印件。过去,曾听说生命始于40,可在这篇文章里,80才是生命的又一次开始!

读杨苡译文,终于明白老人为何将之翻译,她显然在鼓励自己,也是鼓励后人,不要浪费生命,不要过早地认为自己衰老。

我曾数度前往南京看望她,记忆力之强,无人能比。她和冯骥才的岳母是闺蜜,居然能把一家人的几个孩子的姓名写得一个不差,真是了不得!

她99岁那年,春节电话拜年,她声音洪亮,说了好久,包括骂我不该把她写在西南联大的诗歌推送出来,我连声说是、是、是。可是,如此好的诗歌,能不推送吗?就让她批评吧!

《秦淮恋》书中收录杨苡一首诗歌《访古归来》。读了又读,真是好诗。故将之放在《生命始于80岁》后面,借此怀念杨苡先生。

《秦淮恋》序

六十五年前与佩弦兄同恋着秦淮河上的桨声灯影,那情景还依稀记得。惜不得见今日的她。且喜《秦淮恋》的作者们做了详尽的描述。他们也与当年的我们一样,恋着那泛着秦淮河上的灯影和桨声。

我与佩弦的问题散文能流传至今,实是借着秦淮河的魅力,并非我们有什么神奇的功力。后来者的文章定能胜过我们,这是无疑的,也是我所希望的。

编辑同志要我为书题名,眼花手抖,不能成体,聊寄情思耳。

平伯

1988年10月

生命始于80岁

法兰克·劳巴赫 作 杨苡 译

我有好消息告诉你,前80年过得最不容易。后80年就是一连串的生日宴会了。

你一到80岁,人人都愿意帮你拿行李,搀扶你上台阶。若是你忘了你的名字或是任何别人的名字,或者一个约会,或者你自己的电话号码,或者在同一个时间约定了去三个地方,或者记不得你到底有多少孙儿孙女,你只需要解释你已经80岁了。

80岁比70岁可好太多了。70岁的时候,人家可以为了什么事对你发脾气,到了80岁,你不论做了什么,都完全可以得到谅解。即使你做了蠢事,那只是你返老还童。人人都在捉摸你的脑软化症状。

70岁根本没什么好玩。在那个年纪,他们盼着你在佛罗里达隐居在一所房子里抱怨着你的关节炎,而你要求每一个人停止他们含糊不清的叽叽咕咕,因为你听不懂(实际上你的听力已经消失一半了)。

如果你活到80岁,人家就会惊奇你还活着。他们满怀尊敬地对待你,因为你这么长寿。实际上,他们似乎惊讶于你还能走路,而且谈吐敏捷。

所以,朋友,请努力活到80岁吧。这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。人们可以原谅你的一切一切。你要是问我,我就说,生命始于80岁。

访古归来——参观杨柳树古建筑群

杨苡

你让我拾起这一页历史,犹如揉起一片枯叶,叶脉早已不清晰了——

1986年9月暑期的一个清晨,刘冀老师骑上她心爱的“老凤凰”急冲冲地闯进郑州市建设路,当时的郑州正值盛夏,她已顾不得浑身是汗,她也说不清出汗是因为天热还是因为激动甚至是害怕。她停在路灯旁,警惕地用眼睛扫视四周,确认没人后才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小广告,麻利地刷上胶水,贴在了路灯杆上,还用右手按了按,生怕小广告贴不牢,她甚至还站在路上,端详了张贴位置的高低以及字号大小是否合适。

刘老师就这样重复贴着,清晨的阵阵微风吹在脸上,冷极了,想到马上能和丈夫老杨及闺女团聚,幸福感冲淡了恐惧感,她从四点多忙到六点多,当第一缕一零一无轨电车从身旁驶过时,她终于贴完了50张广告,刘老师的脸上浮起真心的微笑。

广告上的内容是:调换工作启事,今有河北石家庄一小教二级教师欲调往郑州小学工作,正规编制,若有郑州小学老师想到石家庄工作,可两市对调,有意者请与某某联系,最后是联系电话。

贴广告的主意是王校长出的,她知道刘老师分居两地的痛苦,刘老师的丈夫老杨是刘老师的大学同学,分配工作时被分到石家庄,而刘老师本是石家庄人,却被分到郑州。当时分配政策较为刻板,许多分居两地的苦命鸳鸯,甚至有的夫妻退休后才能住一起。刘老师和老杨的女儿杨柳因为离家较近等原因,跟着老杨在

石家庄念书。女儿杨柳刚刚参加完高考,她报的第一志愿郑州大学(配合父亲调到郑州),第二志愿河北大学。

不出半个月,刘老师接到一个电话(当然是学校值班室的电话),对方给刘老师说:你不是贴过一个调换工作的广告?现在有人对此感兴趣,你能不能马上来一趟?详细情况面谈。刘老师当时听了心花怒放,立马应承说,马上去。待她到了那儿,发觉不太对劲,怎么到了派出所了?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接待了她,原来是市创建办搞文明城市,发现城市“牛皮癣”泛滥,现在到了该整治的时候了。刘老师一下子吓得直出汗,她想到自己教了大半辈子书,自己却触犯了法律,以后可咋在学生面前抬起头?好在派出所领导听了她的辩解,也挺同情她,说不再追究她的过错,但要学校来派出所领人。刘老师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,她直接给派出所的电话给王校长打电话,王校长接完电话便火急火燎地来派出所把刘老师接回学校了。

刚到学校传达室,看门的阿姨便喊:刘老师,又有找你的电话!刘老师惊魂未定,不知此电话是吉是凶,但也只能硬着头皮接了。原来是郑州打来的电话,说他老婆在郑州一重点小学上班,想调回石家庄照顾体弱多病的双亲。他在路边看到环卫工人清理小广告,小广告上的文字深深触动了他,并且说他老婆在郑州的学校早就同意放人,可以马上办理调离手续。



2004年杨苡85岁生日时,巴金在上海托人送来花篮

我无法沿着它行驶,也好像没有风能鼓起那想象的帆。

讲历史的人兴致勃勃,描述着这一片古老的深宅大院,说大厅里也曾张灯结彩,(你是否能听见那里的笑语喧天?)何不抚摸一下那剥落的大柱,原来挂灯的钉印还依稀可见;不妨想象一片耀眼的灯彩,下面陈设着一桌桌豪华酒宴;又数着一座座精雕细琢的门楼,讲述过多少民间故事的格扇,刻着不同的四个大字的门匾,教你生活中的哲理,使你沉思,让你感叹!

人类的智慧从头脑中折射,构成彩色的梦在手掌中凝聚璀璨,便铺出几百年的文明史,展示了一个民族的尊严!几百几千年前的文化遗产,原以为可以绵延(而且也该绵延)却往往不能绵延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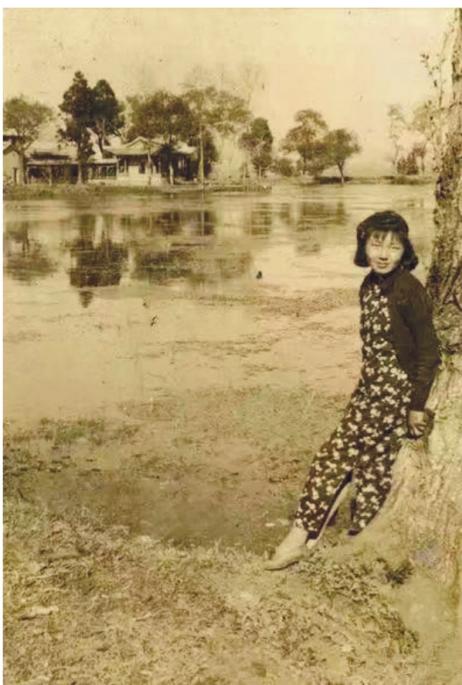
只有残缺!

残缺的墙壁!残缺的屋檐!残缺扇门楼!残缺呆格扇!残缺的门匾!

呆望着下面残缺的青石砖似乎都在想向参观者控诉,却又都沉默无言!

因为不是毁于战争,而是毁于一个怪诞的意念!一瞬间那野蛮的破坏与摧毁,像瘟疫一样到处播撒蔓延,确有一股龙卷风,史无前例——吹走了这页历史,犹如吹走了一片枯叶,留下的是数不尽的残缺不全!

如今树上挂满了叶子全是嫩绿、嫩绿,恣意地向这嫩绿的季节舒展——啊,好畅快!好新鲜!我看见讲历史的人眼睛里闪着深邃的光彩,说这一片残缺决不会继续,来年的春风将送来失落的历史,也许你将沿着嫩绿的叶脉穿行,那时你可愿升起你想象的帆帆?



西南联大时期的杨苡



2017年12月5日探望98岁高龄的杨苡先生

牛郎织女

□杨宏寅



刘老师一下子悲喜交加,感叹世事无常。王校长在一旁听着,也激动得老泪纵横。原本正在自责自己贴广告的馊主意害了刘老师,不料竟成全了她。

这手续办得出奇的快,秋天开学前手续办妥,老杨顺利前往市重点小学报到上班。但刘老师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,因为老杨的一套石家庄房子退了,到了郑州市重点小学反而没了房子,刘老师所在的学校也没有房子,他俩就只能挤在单身楼里。而原来替换老杨的那位老师有一套

房,原本是给老杨的,但学校照顾一位老校长给占用了。老杨初来乍到,也不便和老领导抢房子,但重点小学领导答应给老杨腾出一间单身楼的房子。就这样,从石家庄拉回的家具只能在两个学校的单身楼各放一半。因为刘老师和杨老师所在学校,一个在郑州西北角,一个在东南角,相距五十里地,坐公交得转三次分四段,共需两个半小时左右,若骑自行车,时间长达三四个小时。老杨骑了一回便累趴下了。所以刘老师和杨老师的分居由一学期见一面改为一周见一面。还有宝贝闺女仍留在石家庄上大学,也只能在寒暑假才能和父母住一起。说住一起也不对呀,因为女儿长大了,父母不能再和她同住一室了。于是,假期她只能住在爸爸的单身宿舍里,而爸爸妈妈只能住妈妈的单身宿舍里,后来杨柳出了个主意:让爸爸天天来来回回,自己和妈妈住妈妈那里。

老杨为了女儿,也只好这样,他突然想到:原来还和女儿一起住两居室,现在又退回了单身楼,还天天两头跑,女儿过假期,自己倒又退回到原来的牛郎织女似的生活,他想到了杜甫的一句诗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,以及可恶的王母娘娘用银簪子画出银河阻隔牛郎织女相见的场面。他现过假期还不如平时上班时能一周一见,假期要天天见太累,坐公交来回就得五个小时。不到一周,刘老师便心疼起老杨了:干脆假期我们三人蜗居在我宿舍,中间拉一帘子就中了。他们一家三口又回到了从前,

就像多年前父女两人到郑州看望刘老师。这次稍有改变,老杨让母女俩睡大床,自己睡折叠床,虽然有些憋屈,但一天能省五小时的车程和十元车费。第一天睡折叠床,老杨就做了一个梦,梦见自己的学校要建家属楼,还说要学校要搬到市中心了。

第二天,同事一大早就打来电话,说学校真的要搬家了,只不过不是市中心,而是搬到新郑港区。由原来的五十里变成一百二十里,更令一家三口感到震惊的是:杨柳因郑州大学收分高而被第二志愿河北大学录取,一家三口变成两地三处。老杨只能在寒暑假和老婆闺女团聚了。

就在老杨哀叹命运之时,学校发了通知,大意是鉴于学校女教师多要照顾儿女且大多要生二胎,学校的云南支教名额给了老杨,校长还替女教师谢谢老杨,老杨心里苦笑:怎么临退休了,一家人不能团聚反而越调越远,到云南与越南边陲的少数民族地区支教,难道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……”老杨自嘲着,但他又转念想到:反正就两年,回来就可办理退休手续,退休之后就可和老婆天天守在一起了,闺女也快毕业了,让她在郑州找工作,将来择婿也只限郑州人士,不能让她们再学自己牛郎织女天各一方的生活了。

这正是:夜夜互思亲不得,牛郎本是重情哥。一腔私语冷和热。两岸丹心海与河,红润沧桑成白发,时光轮转变蹉跎。不求荣华并官爵,只要平安幸福多。

电梯门口出现了一只猫。一定是这个夏天太热,轿厢内呼出的那股凉风吸引了它。躺在电梯门口的地上蹭凉消暑,一连数周,从早到晚,未曾离开,是一只聪明的猫。

灰白相间的毛色,毫无光泽,脊背多处斑秃且皮肤裸露,下巴歪斜,舌头搭在牙齿外面无法收回,想必是多次战斗惨败后的创伤,样貌丑陋不讨喜,由此推断也是一只常年为生存拼搏的流浪猫。

欲乘电梯上楼,猫却端坐在电梯门正中挡住去路,我承认自己并不是爱猫之人,面对这样一只丑陋的流浪猫,下意识地用脚去踢开。它被这一举动激怒了,认定我对它的生存造成威胁,瞬间爆发出恐怖的战斗

力,跳腾起来朝我的小腿处狠狠挠了一爪,立即转身朝我拱起背部,龇着牙,发出尖锐的“吡吡”声。望着腿上挠出的爪印,有些愤怒,但理智告诉我不要与一只野猫纠缠。既然躲不过就绕道走,所以每天出电梯时与它对视一眼,随后继续走我的路,它继续舔舐毛发,互不干扰。

妻子下班回家也发现了这只丑陋的流浪猫,不停地问,可怜的家伙,一定是被主人抛弃流浪街头,身上的伤疤说明它活得不易,女人的天性让她有了恻隐之心。晚饭后,妻子将剩下的半块卤牛肉剪成碎肉,装在塑料盒子里,让我带到楼下喂猫。我极不情愿地来到负一楼,电梯门打开,人和猫再一次对视。我端着肉立在门口,它的爪子停在半空,它警惕地盯着我,我紧张地望着它,气氛怪异而尴尬。

我弯腰将装满碎肉的盒子放在地上,牛肉散发出浓郁的香味,勾住了流浪猫的身体,它猛扑过来,头埋进盒子里狼吞虎咽,甚至吃得太快,差点噎住,一定是饿了很久了。吃到一半,竟回头朝我温柔地叫了一声“喵”,我并未理会,只是蹲在一旁静静地看着。

牛肉被吃得精光,它来到我身边,用屁股和尾巴蹭着我的小腿,喉咙里发出“咕噜噜”的声音,应该是向我示好吧。毕竟是一只流浪猫,并不讨喜的样貌,或许还带有不知名的病菌,我将它一把推开了。

从那之后,每当在电梯门口撞见,它就会迎上来,一边喵喵叫,一边用尾巴扫蹭着我的小腿。我在心里暗嘲,一点碎牛肉就让你忘了一脚之仇,虽然聪明,也斗不过人类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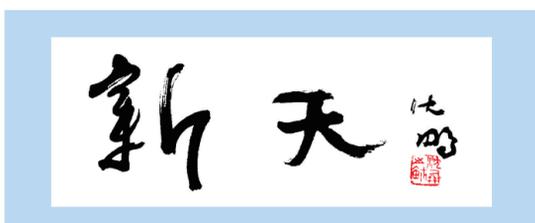
人秋的一场夜雨来得很急,暑热消失,气温骤降,那晚我夜班结束已是凌晨,疲倦的身体被淋得又湿又冷,除了沥沥雨声,整个世界都在黑暗与寂静中沉沉睡去,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,难免有生活不易的落魄情绪。

远远的,我又看见那只流浪猫。可能温度降得太快,它头尾相触蜷缩成一团,趴在电梯门口的角落里。敏锐的听觉让它迅速抬头,短暂的对视认出了我。它起身迈着轻盈的猫步来到我脚边,继续用屁股和尾巴扫蹭着我的小腿,继续发出“咕噜噜”的声音。

这次没有拒绝它的示好,我蹲下身去,轻轻抚摸它的背,毫无光泽的毛发摸起来却很顺滑。忍不住对它说:是在等我?还是等牛肉?似乎听懂了我的话,纵身跳到我大腿上,蜷缩成一团,搭在牙齿外边的舌头不停地舔舐着我的手。继续抚摸,凸起的脊骨格外硌手,但又异常温暖,毛茸茸的小家伙不知不觉融化了我此刻的疲倦与惆怅。

真是奇怪,几周前还嫌它丑,嫌它脏,甚至脚踢手推……但这个湿冷的雨夜,有一种温暖在迎接我回家,无法拒绝,哪怕对方是一只猫。对于猫而言,人拥有的太多,无法想象,也无须去想,只用卤牛肉便俘获了它的心;对于人而言,猫没有了乖巧可爱的外表,就只剩下温暖的毛发与湿热的舌头,它却用这简单纯粹的温热俘获了我的心。

这种简单与纯粹让我瞬间明白了一个关于生命的道理:就算身处逆境,面对威胁挑战时也要坚守生命的尊严;就算艰难求生,面对点滴馈赠时也要保持生命的温度。作为人类的我,这方面似乎并不比它高明,这或许就是一只流浪猫的生存之道、生命之道。盛夏的炎热早已不再,凉爽的电梯门口,猫也不知去向。只在这段时间,我从一个厌猫之人,成了以猫悟道的人。人与猫之间的交集如果能遵循此道,多少猜忌,多少纷扰,多少争斗会就此消除啊。



猫亦有道

□江挺